



编者按

春水初生，春林初盛，春鸟欢鸣，春天的来临总是让人欣喜，也让我们内心柔软。早春二月，有一个很浪漫的节日，就是花朝节。在古代，正月十五元宵节、二月十五花朝节和八月十五中秋节，向来被视为同等重要的传统佳节。清代以后，北方以二月十五为花朝节，南方则以二月十二为花朝节。江南无所有，聊寄一枝春。雨水节气，万物复苏，春天的画卷正徐徐展开，趁花开时节，我们赏花去。

春天的画卷徐徐展开

聊赠一枝梅

■肖江

我喜欢远行，喜欢阒寂的山野，喜欢幽幽的梅香。

当这一切喜欢都恰好遇上了呢？那是自己的造化。千百次的梦境，幻化成真，真的需要缘。

大川镇的段家村，离城区四十公里，幽居在连绵的武当山脉中。它就是此次远足的目的地。

虽是初春，冬却不甘心退出季节的序列。即便吹来的是春风，但也夹杂着寒风的凌冽。在靠近山顶的地方，背阴处还有皑皑白雪，向阳处可见绿的芽苞。

生命就是一场奇迹，再极端的外部环境，只要内部有生命萌动，总会孕育磅礴的力量，冲破桎梏，让生命之光尽情绽放。

在段家村的村部，我们开始弃车徒步。人迹罕至的大山，因我们这群陌生人的到来，打破了原有的宁静。

山坡越来越陡峭，一条肉眼难辨的小径终于消失在茫茫的茅草丛中。从现在开始，说我们是开路者亦不为过。在这荒山野岭行走，拄一根木棍，或是拉紧林木，是在这陡且无路的荒野最好的行走方式。

半山腰上的残垣断壁，巨大的石磨和碾盘，显示着荒山野岭在不远的过往曾有人居住。

我无法想象人们在那个年月曾在此过着怎样的生活。我见过山，也是山野的乡民，但面前这座有人生存过的大山，颠覆了我过往的某些认知。只有在这里，或许才是真正的靠山吃山。

峡谷幽深，下山的路还很长，腿疼的我不敢歇息太久，怕掉了队，迷失在这荒野。

今天远足的目的，就是赏这山野的万亩野生蜡梅。梅在寒冬野外的山谷盛放，便有了足够的底气与傲气，吸引人来观赏，蜜蜂来采蜜。翻山越岭，只为一睹梅之芳容。

期望有多大，不期而遇时惊喜就会有多大。随行的领路人说快了，快到蜡梅园了……走着，期望着，还是望不见梅的身影。

“哇！快看，梅花哎！”同行的美女看见了蜡梅，发出了惊呼。

是的，真的是梅！在接近峡谷的底部，一朵梅，一枝梅，一片梅。漫山的梅，渐次入目。这里的蜡梅花，只有白色与金色两种颜色。盛开的、含苞待放的梅，在这一片天地，形成了绝妙的风景。

我见过野生蜡梅群，是在竹山的太和梅花谷。那次去时值深秋，时节不对，未见梅花花海，总是心中憾事。本想着趁哪年寒冬落雪时，再去梅花谷

赏梅。未曾想到，梅花谷还未成行，却在大川段家村的偏远山野和万亩蜡梅花撞了个满怀。

这是蜡梅的海洋，也是它们的天堂。这是比太和梅花谷更庞大、更壮观的野生蜡梅群。马家寨、阴岩沟、韩家沟，这三面山坡上的蜡梅花，正在迎风怒放。

正午时分，暖阳普照，几只蜜蜂飞出蜂房，在枝头的梅花间舒展腰身。荒野疏影，暗香随风。驻足，闭目，深深地嗅上一嗅，五脏六腑尽是淡淡梅花香。不由自主地，沉醉在这花香里……

蜡梅，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。高寒、湿冷而无污染的地理环境，是它生存的必要条件。远离城市喧嚣的沟沟寨寨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造就了这万亩野生蜡梅群。漫山黄白相间的梅花，显示了它别样的风骨。那一阙“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”，与此情景完美契合。

红尘的迎来送往，条条框框地约束，面具随之而生。但在这荒野中傲寒独放的蜡梅花下，无尘无垢，放飞自我，让心暂时挣脱束缚，甚好。折一梅吧！切勿空叹“莫待无花空折枝”。做一个“有花堪折直须折”的真小人，会来得洒脱。

行至峡谷的最低处，又折而徐徐上行。碧波清潭，梅花弄影。青瓦老狗，烟火人间。不是桃花源，胜似桃花源。

河谷上下不远处，几座老屋显得有些孤寂。但相对几座颓败的枯坟来说，它们又显得有生气得多。

对这远离尘世的几处老屋，我或许知道了他们落户于此而又不愿迁走的原由。乱世避，盛世出。对于他们而言，或许压根就不存在所谓的乱世与盛世。逐水而居，与梅为邻，温饱可解。避世不出，未尝不是生存的另一方式。

蜡梅养心养眼，可现在对于我们这群外来的远行者，它绝对无法解决晚上在此安心过夜的可能。那么，只能在解决了午饭，稍事休息后，趁体力稍稍恢复，必须赶在天黑前返回山顶。

上山的路同样难行。好在沿河谷上行，有太多的景观来分散徒步的疲倦。寒潭碧波，翠竹梅影……移步换景，景景迷人。

在这个初春，在幽深而又阒寂的峡谷，遇见梅花如海，了却我一桩心愿。今日的远行，成就了一段美妙的际遇。

若干年后，这片处女地若得到开发，将会有更多世人看见这片原生态的万亩蜡梅，遇见更多美好。那么，我们算不算拓荒者？

聊赠一枝梅，赠你，赠我。

不经意间走向阳台，忽然发现那株沉寂了一个冬天的兰花竟然开了。在这春寒料峭的时节，花在一丛绿叶的衬托下从茎部抽起，一朵朵绽放的花朵，镶嵌着黄色的花蕊，就像一只只五彩缤纷的玉铃在摇晃，格外引人注目；侧耳倾听，好像那清脆、悦耳的声音正从风中传来；低头轻嗅，芬芳入心，心中充满了欣喜。

这时脑子里不由得想起这株兰花的由来。记得几年前春节回老家时，我坐在露天地里暖洋洋地晒着太阳，父亲从旁边经过时说：“你不是喜欢爬山嘛，去后山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宝贝。”

我知道，后山山脚下有几块地。那是二十年前勤劳的父亲开垦的，里面长出了白菜、辣椒、萝卜、土豆……每个季节，家里的餐桌上总能见到山里的味道。

我一个人走到山头，落光叶子的枝条横七竖八，一层



层金黄的松针给大地披上冬装，还看到一簇簇零星星的麦冬。再往上走了几步，果然看到了宝贝：那一株株兰草映入眼帘，碧绿的叶子如同韭菜般显示着生命的旺盛，尽管沾满灰尘，但丝毫不影响它的存在。我想起了苏东坡的诗：“春兰如美人，不采羞自献。时闻风露香，蓬艾深不见。”没想到我今天这么容易就见到了，山里的兰草实在太美，我动了挖一株回去种的心思，便拿出袋子小心翼翼地拔了一株。

没想到下山回家后，父亲一看到我袋子里的兰草，脸就拉了下来，十分严肃地对我说：“我让你去后山看看，谁让你挖兰草回来的？花花草草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，和人一样。以后可不许随便采花草了……”听完父亲的话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的鲁莽。

过完春节返程时，父亲叫住我说：“你把兰草带回家养吧，你自己好好领悟。”就这样，这株特殊的兰草被我带回家栽在花盆里。出于一种愧疚，我把它放置在阳台上，隔三差五浇水，一有空闲我就到阳台上瞅瞅，生怕它适应不了环境。

我看着它一天一个模样，冒出一点点黄色的花苞，花开时节，整个阳台都散发出淡淡的幽香。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心里的愧疚也随着幽香随风而去。

花开完后，那绿油油的叶子，依然在展示着它旺盛的精力，以一种不卑不亢的生命态度存活。我心里对它产生敬意，欣赏着它与众不同的美：兰花虽为本草，却不甘平庸；虽身无骨，却绝不靡弱；虽生幽谷，却从不自弃……

一晃几年过去了，这株兰草在我家已经安营扎寨，每到春季便如约盛开，清香四溢。而我也觉得只有家里的兰花开了，这个春天才算真正开始，它当仁不让地成了春天的标志。

去年年前我忙于工作，没有时间打理兰草，以为今年会错过它的绽放。没想到，在这倒春寒的时节，它悄然盛开。于是，我静坐下来，细细地看着它的枝叶展开，任由芬芳飘进我的心里……